

那五分钱

李金宏

我九岁那年，上小学二年级。

1983年，我家周边就我家接通自来水。父亲便对外卖水，一分钱一挑，方便左邻右舍。

一个蝉鸣闹心的午后，太阳白晃晃地烤着地面，连风都是烫的。树上的知了叫得人心头发躁，像有什么事要发生。父亲中午上班前卖了五挑水，顺手将五分钱搁在水缸边，就匆匆走了。下午放学，我回家生火煮饭，汗水顺着脸往下淌，舀一瓢水喝下去，就趴在灶台上写作业。

父亲下班回来，问：“那五分钱呢？”我说不知道。“再说一遍。”话音刚落，迎接我倔强目光的是灶角的火钳，那时候我知道了什么叫真正的疼。那是父亲这辈子唯一一次打我，也是我记忆中最疼的一次——疼到我觉得，差点被打死。我哭喊着说没拿，可他不听。那五分钱到底去哪儿了，谁也不清楚，可能是掉进了水缸边的缝里，可能是被风吹走了，也可能是父

亲自己记错了。总之，再也没找到那五分钱。

这事在我心里搁了几十年。

父亲八十岁那年，我特意回家请他吃饭。看到他的背已经有些驼了，走路慢了，拿筷子的时候手微微发抖。酒过三巡，我忽然问他：“爸，您还记得您打我的那件事吗？”他愣了一下，想了很久，缓缓摇头：“记不得了。”我说：“就是那次，您说我拿了水缸边卖水的五分钱，用火钳打我。那五分钱真不是我拿的。”他沉默了一会儿，摆摆手：“都过去多少年了，你还记着。”“记得，当时挺恨您的。”他低头夹了口菜，没接话。

今年，父亲八十四岁，还是六月，天气闷热。我正帮他剪指甲，他忽然说：“因那五分钱打你，我手重了点。”我抬起头，只看到他脸上的皱纹像干涸的河床，每一道都藏着说不清的故事。其实我心里那股怨气，早就散干净了——不是原谅，是心疼，心疼他那时候也不过是个四十出头的穷汉子，五分钱也许

岳父的毡子情

程勇

妻子的老家是宣威市乐丰乡姑着村，海拔2300米，属于多种气候并存的低纬高原季风区。几十户人家的村子坐落在一大片平地的两边，红砖青瓦，高低错落，每户人家门前都有好几棵高大的核桃树，枝丫伸向灰蓝的天空。

记得第一次去岳父家是一个冬天的上午。岳父家的房子是三间二层楼的青砖瓦房。听岳父讲，这房子是他二十年前自己动手修建的。进到老屋里，一股烟火味和潮湿味扑鼻而来。岳父说他每年都要来老屋子住一段时间，撵些毡子，种些庄稼和蔬菜。毡子或送人，或卖成钱。庄稼是洋芋和苞谷，全部自用，还顺便喂养一些鸡。

老屋正中挂着一幅刺绣，那是妻子利用空闲时间绣的。卧室的一张木床上铺着一张厚实的深色毡子，羊毛的纹理清清楚楚。墙角木柜上叠着几条毡子，上面那条颜色已褪成灰白，边缘磨损得起了毛边，可捏一捏，仍厚实得像块老木棒。这些毡子，像一卷用羊毛写成的家史。

“城里头那些席梦思，有毡子睡着踏实吗？”岳父忽然开口说。我说：“爸，我在西藏当兵时用的就是这种羊毛毡子，保暖、防潮、耐用，好得很呢。”他认可地笑了，接着说：“毡子有魂。我师傅传下来的话是：毡子是草的骨头、羊的毛、人的汗，三样东西糅到一处，才能挡住阴风的冷。”

我佩服岳父的记忆，更佩服先人能从普通织物中悟出生活的哲理。因此我认为，再伟大的理想不经实践，都是一堆灰烬。

那天岳父讲了他过去撵毡的经历。他年轻时是乐丰一带有名的毡匠。十六岁跟师傅学艺，每道工序都刻在他骨子里。由于他吃得苦，悟性高，一年时间就学会了撵毡的全部要领。

出门撵毡，当然就不能参与生产队的劳动，

获取工分的事就由岳母一个人承担。后来队里规定，每年交200元费用，就给他工分，岳父觉得手艺学来不去挣钱，就白搭了，于是就照办。在那个年代，200元不是小数目。

从此，岳父开始了他的撵毡生涯。他的足迹先留在了邻近村里，因手艺娴熟，收费合理，名声传播的速度快过他撵毡的速度，十里八乡的人都知道丁师傅这个撵毡人。后来，他还去了贵州的威宁等地方撵毡。那时条件艰苦，交通不便，转场靠走，通话靠吼；路上遇到狂风暴雨赶夜路，脚底板磨出血泡是常有的事；多数人家没有通电，他就着松明火光弹毛。每次用竹帘卷紧羊毛，浇上滚烫酸浆，赤脚踩上去的瞬间，蒸汽烫得脚背通红……

岳父的讲述让我想起文天祥《汧阳道中》“青毡纆我后，白毡覆我前”的诗句。

“光乐丰公社的毡子我经手的就不下千条。”说罢，岳父转过身望向窗外的核桃树，仿佛那树可以证明他说的话千真万确。然后又转过身来对着妻子说，“如果不这样在外挣钱，你们姐妹几个怎么上得了大学！”

岳父说得没错，他和岳母一共生育了六个子女，两个儿子四个女儿，全都大学毕业。村里第一个女大学生、第一个考上985、第一个考上211的，都出自这个家庭。当然，岳母的辛勤付出也功不可没。那些年，儿女们金榜题名的名声比岳父撵毡的名声传播得更远。

自那次与岳父回到他的乡下老屋后，我很少回到那里，每次看望他们都是在宣威城里。由于年龄等原因，岳父把撵毡的工具从乡下搬到城里，依旧年年撵，但相比之前要少得多。岳父特意为我们撵了三张大的毡子铺床，两张小的垫沙发。



毡子。(AI生成)

“所有这些

都是粗料，”岳父撵毡那天指着屋里一堆羊毛说，“只有通过弹毛清杂、铺毡喷水、卷毡撵压、洗毡整形的工序后，才能有型，看着美观、用着舒适。”说完后，他开始一步步实施。

首先是弹毛清杂。他用特制大弓弹打羊毛，去除杂质并使纤维蓬松；其次铺毡喷水。将羊毛在竹席上均匀铺成方形，边铺边喷热水或酸奶水，有时还会撒豆面促进毡化；第三是卷毡撵压。用木轴将席子和羊毛卷紧，拉动使其在地上反复滚动，让纤维紧密纠缠；第四步是洗毡整形。解开后多次清洗、揉搓，并用脚蹬或木槌修整边缘，最后晾晒定型。

“撵毡把式高不高，就看最后一道道。”完工时，岳父说了一句顺口溜。他还进一步解释说，毡匠手艺的高低，全看最后收边整形那几下。好的毡边必须靠手工揉得笔直带棱，不能用剪刀裁。

前两年，岳父为了传承撵毡始祖——汉代苏武的手艺，收了两名徒弟。待徒弟学成后，他随即去宣威市非遗保护中心申请了“姑着撵毡技艺”。

看着岳父逐渐驼下去的背影，我忽然明白，他是想要在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之前，将撵毡的手艺传承下去，如此，他心里藏着的那份情，才能了却。

小小的监控屏幕，隔着几十公里的距离，却藏着老家不为人知的烟火，也藏着父辈不肯言说的秘密。一部普通的家用监控，连接起城市与乡村，一头是为生活奔波的我们，一头是守着老屋日渐老去的父亲。那些镜头捕捉到的细碎瞬间，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，却满是人间最真实的悲欢。

父亲今年七十岁，执意守在农村的老房子里，不愿进城生活。不是城里的日子不好，只是故土难离罢了。母亲却身不由己，我们假期一结束，她就得动身进城，帮我们照料三个孩子。母亲心里很纠结，她眷恋老家，放心不下独自在家

岳凡

监控里的牵挂

父亲今年七十岁，执意守在农村的老房子里，不愿进城生活。不是城里的日子不好，只是故土难离罢了。母亲却身不由己，我们假期一结束，她就得动身进城，帮我们照料三个孩子。母亲心里很纠结，她眷恋老家，放心不下独自在家

的父亲，可看着我们上有老下有小，生活压力大，终究还是选择进城帮衬我们。她在经济上帮不了我们，接送孩子、打理家务，便是她竭尽所能为我们做的事。

偌大的老宅，最后只剩

下父亲一个人。为了安全，父亲自己网购安装了监控。本意只是看家护院，不承想，这个小小的设备，却成了我们了解父亲日常生活的窗口。妻子在手机上装好监控小程序，忙完手头的琐事，就会点开屏幕，看一看老家的动静。这份牵挂的背后，全是子女的惦念。父亲独居乡下，磕碰、生病、夜里突发状况，任何一件小事，都足以让在外的我们寝食难安。

每到傍晚下班回家，妻子便会和我说起监控里看到的种种日常，把保存下来的片段发给我看。孩子们总爱围到手机跟前，对着屏幕大声喊爷爷。听见孙辈的声音，父亲就会快步走到摄像头底下，努力地应答。只是岁月不饶人，父亲的耳朵越来越背，大多时候听不清楚。镜头里，他微微侧着脑袋，把手拢在耳边，一遍一遍重复：“你们说大声一点，我听不清楚。”

年幼的梓洋还不懂得衰老带来的无奈，见爷爷没有及时回话，还会噘着小嘴，埋怨爷爷不理自己。隔着屏幕，祖孙之间的对话，时常就这样卡在无声的隔阂里。我看着画面，心里五味杂陈，明明血脉相连，距离却硬生生拉开一道鸿沟。

监控记录下父亲的一日三餐，也揭开了他独自生活最真实的模样。没有家人陪伴的饭桌，总是格外随意。镜头里，常常看见他随便对付一口。煮几个洋芋，蘸上麻辣酱，就是一顿晚饭；嫌炒菜麻烦，烧一锅开水下一碗面条，草草填饱肚子；更多的时候，图省事，直接拆开一包方便面。家里每周都会囤上一整箱方便面。我们总以为，是父亲偏爱这一口速食，后来才慢慢明白，哪里是喜欢吃，不过是独居老人的万般无奈。我们无数次电话叮嘱，让他少吃方便面，尽量开火做点新鲜饭菜。电话那头他满口答应，转过头，依旧将就度日。

母亲每次从监控上看见父亲这样凑合吃饭，心里就堵得难受。她常常跟我们念叨，等梓洋上学，她就回乡给父亲生火做饭，洗洗衣物，守在父亲身边。我也无比期盼那一天早点到来。母亲在家的时候就常说，父亲生活不拘小节，居家卫生不太讲究。他一个人留守老家，没人在身边提醒打理，这些生活上的疏漏，也就越发凸显出来。可远在城市的我们，只能隔着屏幕看画面，除了口头叮嘱，什么也做不了。父亲独居之后睡眠越来越差，无数个夜晚躺在床上辗转反侧，久久无法入眠。

监控里最让我揪心的是那个深夜，万籁俱寂，父亲穿着薄薄的睡衣，独自一人在自家院门口来回踱步。四下漆黑，只有监控微弱的红外光线勾勒出他佝偻的身影。想来是夜里听见屋外一点异响，父亲惊醒了，不放心，便披衣起身出来查看。如今，村子里青壮年大多外出谋生，家家户户留守的基本都是老人，一旦夜里摔倒、生病、发生意外，真是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。

世间父母大抵都是这般矛盾，拼尽全力托举儿女，盼着我们读书成才，走出大山，拥有更好的生活。可当我们真的远走高飞，他们又眷恋儿女绕膝的温暖，害怕独处的孤寂。鱼和熊掌终究难以兼得，儿女奔赴前程，就要接受父母留守故土的孤单。

岳父离世多年，岳母独自一人守在老家。我与妻子商量，不如接岳母进城，帮我们分担带孩子的重担，这样母亲就可以抽身回乡，陪伴父亲。可这个想法，被妻子委婉否决了。岳母不愿意离开生活一辈子的故土，放不下老家的田地房屋，也不愿意闯入晚辈的小家庭，怕自己过来，处处拘束，打乱我们的生活。

我曾经无数次畅想退休以后的日子，卸下工作重担，没有琐事缠身，可以和爱人四处走走，看一看山河湖海，奔赴那些年轻时来不及抵达的远方。可现实摆在眼前，等到将来，我们的孩子长大成人，成家立业，他们会奔赴属于自己的人生，到那个时候，妻子前往子女身边帮忙照料孙辈，而我，独自一人守